

三亚崖州古城和宁远河以南，有一个千年古村——水南村，重修的“盛德堂”和新建的“卢多逊纪念馆”，总能让人遥想古时人物际遇，感慨宦海沉浮无常。曾经在水南裴氏祖居盛德堂停留的赵鼎和胡铨，未见他们在海南有后代的记载，但先于他们滴居崖州的卢多逊，却有子孙在琼州热岛繁衍生息。

卢成昊，水南村一位74岁的老人，是卢多逊的三十三世孙，手上保管着一套续修于1989年的34卷“范阳堂”《海南卢氏族谱》。老人面容安详，语调平和，说起族事如数家珍。

据水南卢氏后人口耳相传，老祖宗曾留下遗训：后世子孙追求什么都可以，切不可贪恋仕途。是什么让卢多逊产生这样的想法，留下这条未成文的训诫？除了族谱，记者还查阅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、清代光绪《崖州志》等相关史料，方知此说可信，其来有自。

老父亲预知卢多逊难逃一劫

“卢多逊，怀州河内人，太祖朝相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以交通秦王廷美事，流崖州。雍熙二年卒。”《琼台志》中对卢多逊被流放崖州的原因——卷入宫廷内斗，寥寥数字。到公元982年贬琼到985年去世，卢多逊在崖州的生活时间最多3年。

与卢多逊一起流配的，还有其家人。

其实，卢多逊被流放之事，其老父亲早有预感。《崖州志》“杂志”中收录了一个故事，说到是卢多逊曾在某地旅馆遇见一个老太太，她能说出很多京城旧事，卢多逊问其身世，她说：“吾儿为某官，被宰相卢多逊以私恨贬来死，遗老身在此。彼卢相者，妒贤嫉能。倘不死，终当见之。”，卢多逊听了，默然离去。又因曾与赵普有隙，其父叹息道：人家是开国元勋，小子自毁前程，我知道是在所难免了。果不其然。

卢多逊的后代卢玉墀，清代监修光绪《崖州志》时，对此并不避讳，仍然沿袭康熙、乾隆时期《崖州志》中就有的这段掌故。

明代临高举人王佐在其纂修的《琼台外纪》中感叹道：“青天明月不堪欺，磐石元勋岂可移？莫怪老姬穷旅邸，能谈京邑旧因依。”

每个人都会犯错误、得罪人，也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，官至宰相的卢多逊也概莫能外。

不过，卢多逊在崖州状态不错，应该也很喜欢这个地方。他写过一首七言排律《水南村》，副题是《为黎伯淳题》——



卢多逊纪念馆中题为《珠崖风景水南村》的国画(局部)。

北宋宰相卢多逊后人：淡泊名利自安逸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黄小龙

家谱溯源

一千多年前，北宋宰相卢多逊被贬崖州，从此以琼南为家，后世以三亚水南村为原点，陆续向岛内各地迁徙。

也许是有感于个人身世的浮沉，卢多逊留给后代的遗嘱中，特别强调对品德的建造，而把对功名的追求放在次要的位置。他在海南的后裔仍以诗书传家，其中虽没有诞生过进士，却不乏举人、贡生，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具备了入仕资格的卢氏士子，往往放弃当官的机会，选择教书、经商，或从事文化艺术工作。

——编者

珠崖风景水南村，山下人家林下门。鸚鵡巢时柳结子，鸕鷀啼处竹生孙。鱼盐家给无墟市，禾黍年登有酒樽。远客杖藜来往熟，却疑身世在桃源。

一簇晴岚接海霞，水南风景最堪夸。上篱薯蕷春添蔓，绕屋槟榔夏放花。狎犬入山多豕鹿，小舟横港足鱼虾。谁知绝岛穷荒地，犹有幽人学士家。

这首诗就像是一部纪录片，记录了宋代初年崖州大地的风光、丰富物产和纯真民情，更让人有理由相信，在卢多逊到来之前和之后，已有“衣冠”氏族在此生活，像黎姓、裴氏和慕容家族(今为容氏)。

明代卢氏士子乡贤有口皆碑

“卢多逊现有多少后人？除了三亚地区，在海南哪些市县还有分布？”记者问。

“大约3万人，琼海最多，其次是乐东，再就是万宁、陵水、定安、屯昌、儋州等有少量分布。”卢成昊答道，“文昌、东方和昌江也有卢氏宗亲，但是否为多逊公后人，由于族谱接续不上，目前还无法确认。”

明代永乐十八年(1420年)，水南村走出了卢氏入琼以来的第一位、也是惟一的举人——卢雱，可惜没有其传略。此后，又先后诞生了5名贡生，其中卢显由贡生进入北京国子监读书，儿子卢道明和孙子卢勋，也是贡生出身，父子孙三代同是贡生，一度在崖州传为美谈。

相传卢显除了会读书，还善于看病，在北京太学读书时，一位同窗罹患怪病，险些丧命，卢显用药加以调治，竟然治好了。若干年后，卢显已去世多年，那位同学来琼寻访故人，恰逢卢氏子孙为卢显迁葬(二次葬)，那位学友懂得堪輿之术，便在水南村附近选了一块“蜈蚣地”，以报当年救命之恩。此后，崖城地区便将这座坟墓辟为“恩公墓”。

与此同时，移居乐会(今属琼海)的卢氏宗亲也走出一大批读书人，其中贡生就有8人。这当中卢晟官至广西梧州府同知，其后裔卢绅当过广西富川知县；卢魁在本县当县学训导，卢世鹏则上任福建建宁主簿、升任南京高邮经历；其余4人没有仕宦记录。卢绅的故事值得称道。

据同县且同庚、后来官至山东莱州府教授的同窗林毓秀撰述和县志记载，卢绅于成化二十三年(1487年)膺选拔贡，赴任富川知县后，弘治年间(1488—1505)，当地贼寇横行，民不聊生，他亲自到荒郊野外，杀牛摆酒，劝谕匪众：“尔等归良，莫入匪流，始笑先辈！”流寇听后，猛然醒悟，竟然全部归化，于是富川境内重归安宁。

致仕还乡后，卢绅怜恤孤寡，敬老怜贫，蔼然有忠厚长者之风，其才、其德、其行，一如他的名字。因此，卢绅被褒封为富川名宦，被诰命为乐会乡贤。

清末卢玉墀监修《崖州志》

时间来到清代末年，彼时距卢多逊流放崖州已近千年。

1899年七月，浙江海宁人钟元棣奉命赴任崖州知事，文人出身的他，意识到地方文献的重要性，感慨自乾隆年间所修旧志以来，已有100多年未加增辑，“山川形胜，泉下幽光，付之湮没不传者，不知凡几”(钟元棣《重修〈崖州志〉序》)。于是，钟元棣与

耆绅卢玉墀、举人张雱、岁贡赵以谦、拔贡邢定纶商议倡修州志。

钟元棣还带头捐款，此后崖城东里和西里的绅士踊跃出资，便于1900年开局纂修，张雱、邢定纶和赵以谦是“主笔”，候选州判、恩贡生卢玉墀、琼州府学教授陈锡熙和甲午科(1894年)举人林缙统等9人为“监修”。

“卢玉墀是我的曾祖父，当时吏部已经行文让他出仕，但他不想当官。”卢成昊说，“钟元棣、张雱他们续修《崖州志》时，找到了他，他却当仁不让负责监修，因为这是公益事业，他非常热衷。”

卢玉墀虽然不想出仕，但由于热心行善，在崖州地区有口皆碑，很受官方和民间的尊重。

光绪甲辰(1904年)二月，卢玉墀去世，张雱为他撰写了行略。卢玉墀自幼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写文章，长大后，又师从两位曾在琼台书院游学的堂叔卢复唐和孙玉臣先生，并颇受器重，卢玉墀也因此在当地很有名气。年轻时，他一度有志于科举，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，科考忽举忽废，加上父亲年老，卢玉墀便不愿出远门，而是选择家居。

卢玉墀家居时，敦亲睦族，体恤乡邻，很受乡人喜爱和敬重。他到中年才补为廪生，又过了25



位于三亚市崖州区水南村的卢多逊纪念馆。

年才成为恩贡生，再过8年被吏部定为“恩选教谕”。人们都劝他出去当官，但卢玉墀淡泊仕途，谢绝了大家的好意：“吾教于家足矣，宦海风波，非吾所愿。”于是继续潜居乡间。

卢玉墀在光绪初元(1875年)，在崖州地区就已经声望极高，年老时更是成为州绅中的前辈。

张雱写道：“凡文武官员来崖者，莫不以识公为荣。且公素精医学，所有文武衙门皆重公，而皆愿罗致公，故公之名望迹来犹著。使他人处此，必至公门为捷径。”但他没有以此谋私，除非地方官殷勤招致，或是重病求助，卢玉墀都谢绝不去。

卢玉墀手头并不宽松，然而只要别人有难，他都慷慨济贫扶弱，地方上修志、建桥这样的善举，他更是乐意带头倡捐。

卢玉墀去世的那年，云南会泽举人卢芳林奉旨赴任崖州知州，动身前曾向前任知州姚绍书(1900年上任)打听崖州人士，姚向他提到了卢玉墀，且说此人“非公事不至官署”。因此，卢芳林第二年到任后，就急着要召见卢玉墀，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已经谢世一年。1905年冬天，卢芳林应卢玉墀后人要求，根据听到的故事，为其撰写了墓志铭。

卢玉墀的儿子卢琦也是一名贡生，职衔是“四品候选同知”。